

第 8 章

越軌出櫃

第四者／醜陋的男人／中年女人的困境／多元外遇／
新新女性／女女第三者／雙重標準／
新女人的強悍定位／我們都在軌道之外

我們的社會對於情慾有著很嚴肅的規範。性必須在婚姻關係之內進行，性必須是忠於伴侶一人的，性必須是針對異性的。否則就會遭致非議或壓迫。可是工作坊中的女人沒有一個是完全在這規範中生活的，她們有的很早就有婚前性，有的已經外遇，有的終日幻想著要外遇，有的做別人的第三者，有的熱愛女人，有的擁有許多不同的性伴侶。但是無論由成長經驗、情緒感受、自我評價但定位來看，她們同時也是我們社會中最典型，也就是最「正常」的女人——或許，越軌才是我們文化的常態，因為，越軌的愉悅和活力是推動這些女人繼續在呆滯僵化的例行生活中行走的重要力量。她們因此也對自己和他人的越軌出櫃有著複雜矛盾的看法與感受。

梅梅因不孕而被迫離婚之後，一直在斷斷續續的找尋新的伴侶，其中當然困難重重。合意的男人很難碰上，前次那個條件不錯的公家機關主管本來已論及婚嫁，但是梅梅的床上測試證明那個男人無法和她有良好的性關係，因而心痛了好一陣子，氣憤的分手。講到氣憤，梅梅又想起那個有兩個太太的男人，她和這個男人交往了好一陣子之後，才發現自己居然是第四者；換句話說，這個男人已經有了兩個女人，而且都有孩子。梅梅這下怒火中燒，她覺得做第三者有時還會像從前英英的男友家中做愛時說的那樣，有勝利的感覺，但是做第四者？她覺得想吐。

這個差異令人費解。為什麼做第三者和第四者之間有這麼大的距離？

從未做過第三者的秀秀推想：梅梅要是第三者的話，那顯示她有魅力，而且可以和原配爭，但是做第四者，那就表示這個男人心中並不見得會為梅梅保留什麼特別位置，她只是眾多女人中的一個而已，因此梅梅會挫折生氣。不過，梅梅堅持她不是要爭什麼寵，因此不會有那種失寵的感覺，她說她最介意的是那種「被騙」的感覺，因為那個男人從未說過他有兩個太太，而她覺得她和這個男人在生意上有合作關係，他實在不應該隱瞞，因此氣憤萬分。「男人有很醜陋的一面」，梅梅宣告。

這是什麼意思呢？梅梅接著道出了一些她在商場上看見的事情：

梅：我的意思是，男人們可以到處玩弄，有一次我去看一個教面向的人，後來他帶我去看一個女人，那個小姐有提醒他，說他從前如何如何，現在年紀大了，應該不要再做缺德事，她的意思是說不要去惹良家婦女。他以前如何，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他很花，而且他以前是公家機關的，所以時常要去「那種」場合，聽說他蠻會玩的，這些男人除了老婆之外一定還有第二個女人。他們那幾個同學每個人除了自己的老婆之外，都有一個「午妻」或「晚妻」，而且還互相比較，互相競爭。通常他們聚在一起的時候都是帶第二個老婆，都不會帶第一個老婆。

梅梅的說法引起秀秀極大的義憤。

秀：我覺得他們男人都物以類聚。

梅：我跟你講，這和他們正常生活的品格無關，因為他們工作事業也做得很好。

秀：（還是很氣憤）對啊！他們有共同的興趣，就是交女朋友、玩女人，也有喜歡喝酒的，喜歡打球的。

蓓：其實我以前認識一個男人，他年紀比較大，工作做得很好，他是這樣的分類他的朋友：專門去運動的是一些，另外一些是專門帶女人出來的。那些四十五歲左右的人幾乎都會有一個情人，每次他們都帶著情人來。

秀：（立刻聯想到自己，但是也立刻自衛）像我先生到目前為止，我不知道以後會怎麼樣，但是至少目前他打高爾夫球都會帶我去，反正不管他去哪裡都要帶我去，所以他應該是不會啦！

蓓：你先生真是出汗泥而不染。

秀：可能是因為他覺得我很節烈吧！

燕：（有點希望的）我想還是有一些男人比較誠懇忠實專一吧！

梅：不見得，這種東西根本看不出來。我告訴你，尤其是那些最不會講話，最不會活動的更有可能，簡直是百分之百。

燕：（修正自己）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前幾天我跟我們科主任去吃飯，他老婆又在

美國，他那種人給人的感覺是高高帥帥的，講話滿誠懇的，不會有外遇呀！我就在想，他這麼帥的男人看不出來在台灣是怎麼生活的。結果沒多久，他的小老婆就曝光了。

梅：男人都很有手腕，都做得很好。即使他在外面怎麼樣，他都不會讓你看出來，要不然為什麼老婆都是最後一個知道？

梅梅斬釘截鐵的說男人醜陋的時候當然並沒有想到，包括她自己在內許多女人都很欣賞這些醜陋的男人展現他們醜陋面目，以至於這些女人情願做第三者。但是幾個女人一面倒的指責男人出軌，這倒有點暗示女人比較道德清高，或者比較無力無慾，而這種女人形象好像也不太符合現實，而且太自我設限了。於是最不怕女人「壞」的蓓蓓首先提出另一套說法來平衡：

蓓：我覺得女人也蠻可怕的呀！

梅：怎麼會？女人比較笨啊呀！

秀：哪裡？女人更精細而已。

蓓：我認識一個年輕的男人，他的條件都很好，目前沒有女朋友。因為他是一家公司的經理，所以就有許多女人會主動去勾引他，甚至講得很明白，只要跟他上床。我那個朋友就告訴我，現在的女人很可怕，他不知道去哪裡找他心目中的

女人，他希望和一個人結婚，可以天長地久。因為他是搞業務的，有時會去俱樂部或酒家，可是他覺得現在的女人愈來愈難信任，他覺得很難找到一個好的女人。不過，我也聽到過，大約四十五歲的男人他們抱的態度是好聚好散的，「外」婆不是走長遠路的，只是寂寞嘛！其實男人女人都一樣，如果我有錢、有閒、有身分地位的話，我也會家裡面一個老公，更希望外面有一個情人。

蓓蓓提出來的案例並不足以推翻梅梅的「男人有罪論」，但是蓓蓓的重點並不是說男人無罪，而是說女人若有機會有能力，也會和男人一樣有罪。換句話說，眼下的社會分工使得男人有機會也有能力去發展另一些關係，女人若沒有就業，連想認識個新朋友也不容易。而且男人只需要顧工作，他們的閒暇當然比家庭、事業兩忙的工作女性多，再加上男人薪水及升遷管道都比較有利，當然也使得他們比女人更玩得起。

可是除了這些物質條件之外，還有一些文化的、心理的、習慣上的因素，也會使得女人比較難發展另一段情，這方面的困境或許不是蓓蓓這種年輕開放的女子可以體會的，我們還是得靠中年困境中的秀秀才得以窺見中年女人的困局。秀秀以自己為例：

秀：像我啦！我很喜歡跳舞，像國際標準舞那種，所以都要找男的跳，可是我先生就是不愛這個，我跟他講了好多次，他都不要，而且他覺得如果他要練夠水準，可以帶我跳得很高興，那大概至少要等五年，所以我都是找教舞的老師一

起跳。舞廳裡面有帶伴區和自由區，帶伴區的有自己的伴，自由區就可以自由邀請，剛好那天是所有跳舞老師聚集，結果就沒人帶我跳，我坐到自由區裡也沒人請我跳，氣死我了！人家都可以在舞廳交到朋友，我就沒有，也不容易。

秀秀很明白的說，她好想交個男朋友，但是連想精神外遇一下也找不到合適的男人。面對秀秀的懊惱，最年輕的華華倒是比誰都快抓到了問題的癥結，她說，人家說男追女隔重山，女追男隔層紗，問題是：秀秀根本不主動去追，那又怎麼會容易呢？此話一出，組員們也都同意，秀秀平常拒人千里之外的自衛態勢是阻止她交到男朋友的最大原因。其實以一個中年女人而言，秀秀的外表條件十分搶眼，平時又留意打扮自己，實在沒有找不到男朋友的道理。這一點秀秀也完全同意，可是她就是拉不下臉來友善對待男人，反而一附高不可攀，生怕男人對她表示好感的樣子，難怪會嚇退許多原本有興趣和她交朋友的男人。

當然，可能還有另外一些社會文化的因素使得秀秀這類的中年女人找不到情慾出路。在這裡，「中年」是一個重要關鍵。在我們的社會裡，一般人認為情慾和年輕相關，情慾是那種既適婚又適育的人才需要想的事情，因此女人只要過了某種年紀，我們就覺得她好像不必也不會有情慾需求了。再加上我們這個文化認為情慾是和婚姻密合的事，並且女人到了一定年齡就一定要有婚姻歸宿，因此男人看見中年女人的時候往往直覺的認定她一定是使君有婦，是不能再碰的人，因此不管這個中年女人是什麼婚姻狀況，除非她有非常明確的歡迎訊

號，否則男人都會因為怕惹上其他的麻煩而退避三舍。此外，中年女人的自我定位和自我形象幾乎都是以賢妻良母為原型，換句話說，中年女人認為「性感」、「魅力」是和她們絕緣的，因此，不但她們不習慣於投射這種向人放電的力量，就連一般男人的眼中也不期待中年女人有魅力，因此也就不會去欣賞中年女人的性感韻味。

這些複雜的社會文化因素使得中年女人的情慾出路極端有限。再說，她們成長過程又盡是封閉保守的年代，使得現在的中年女人特別缺少情愛互動的人際技巧，只有焦灼的看著機會逝去，或是哀怨地嘆息機會總是不輪到自己。

在這個節骨眼上，中年女人還面臨了另一種困境，而這個局面在工作坊中有頗為清楚的呈現。以秀秀為例，她的家境富有，算是都會的中上階級，她想要有情慾出路，卻因為社會位置、生活範圍、文化包袱，以及各種顧忌和焦慮而無法有力改變自己的處境。可是，社會文化的改變腳步並未因此而緩慢下來。秀秀的身邊出現了愈來愈多比她年輕的女人（因為她的年齡不斷向上升），她身邊的年輕女人愈來愈會打扮呈現自己（因為商品社會創造愈來愈強的慾望，鼓勵愈來愈多樣的消費）。她眼看年輕女人，像蓓蓓、燕燕、華華，都很早就開始了性經驗（現代社會中的人際關係經常不在依賴長久的交往和一生的承諾），而且這些年輕女人在身體關係中展現出來更大的彈性和幅度，也更不會有深刻的自責或凍結（傳統的道德規範在西方文化及現代生活的腳步中逐漸退潮）。

如果再加上每日在聲光影像中接觸到的情慾描繪，或挑逗刺激的暗示或畫面，我們可以想見，像秀秀這個年紀的中年女人會有何等的不平。她們不平的正是自己身上來自歷史時代和傳統文化的各種束縛和壓力，她們哀怨的是自己為什麼就是無力灑脫的掙開。我們可以說，在工作坊中，她們具體的看見，愈是性壓抑的社會文化，情慾權力和情慾資源在不同年齡女人身上就有愈不平等的配。或者換句話說，她們同時也看見了生命中還有多少可能的歡愉和經驗——只要她們能夠踏出一小步。做一點原本不敢想像的改變，就有可能改造那個壓抑性的社會文化。

在這些對談討論中，不同組員的生活態度是一個重要的觸媒，因為，在情慾的事上，大家只有到了工作坊中，才首度在彼此的述說中窺見了情慾生命的多樣性，首度跨出了女人的個人情慾禁閉室。

梅梅的第四者理論餘音嫋嫋，倒引起了曾經做過第三者的燕燕一番迴響。燕燕有點哀怨的說：

燕：如果是我的話，他只有一個老婆，然後和我外遇，我會把他想成可能是跟他老婆感情不好呀！或者怎麼樣呀！因此他才會在外面找女人。要是有兩個以上的女人，我就會覺得這個人在玩。

或許，即使做第三者，女人也仍然活在某種一夫一妻的分配觀念下。燕燕一廂情願的認為對方一定是與原有妻室交惡（也就是不再愛妻子了）才會搞外遇，這種推想也許是一種安慰：「我是他此刻的最愛」。因此當這個男人還有別的女人的時候，她就會覺得不能接受了。

那麼，如果這個男人和妻子感情不錯，但是也想和燕燕維持某種交情呢？燕燕的理智不容許她接納這種可能，看透了男人在外面任意留情的梅梅也覺得這不太可能。不過，最看得開的蓓蓓又有不同的看法，她覺得關鍵在於自己喜不喜歡這個男人。他和妻子的感情如何，其實不必然和自己與他之間的感覺有直接關連。蓓蓓很自在的說：

蓓：基本上我覺得跟有婦之夫交往就不能想未來要和他怎麼樣。說不定我只是因為他的某些物質條件比較好，可以彌補其他男人的不足，在這種情況下，我只想和他走一段，我不管他和太太感情好不好，也不管他有沒有小孩，這是無關的，因為妳不圖他什麼長遠計畫嘛！如果妳想和他去吃一頓幾千元的大餐，他要請客，那他本身家庭狀況根本於此無關——除非妳想去佔有他太太的位置。

蓓蓓的說法聽來驚世駭俗，但是仔細想來，這和從前許多組員夢想經驗的「度假情」似乎沒什麼兩樣。當女人只追求一小段邂逅的浪漫之戀時，那個男性對象的婚姻狀況、地位處

境、甚至年齡國籍好像不太重要，「反正只是和他走一段嘛！」既然要的不是地久天長的承諾，女人就專注於感情關係的具體品質，而不斤斤計較名分和歸屬了。或許，這也是為什麼近年來有愈來愈多女人轉向異國戀情、已婚男人或花心男人吧！

蓓蓓個人並不介意一個男人和她有關係但同時也和妻子關係不錯，她說基本上她相信一個人有可能同時愛上兩個人，而且沒什麼好責難的。對這種說法，梅梅說不可能，秀秀說不應該，但是蓓蓓還是覺得沒什麼不好，她舉出一個例子：

蓓：我有一個也是主管級的朋友，以前結過婚，後來離了婚，單身了五、六年之後，最近才又結了婚，而在這第二次的婚姻中，她和太太有個協議，因為他本來不想再跳入婚姻枷鎖，但這個女的堅持要，女的條件很好，也很獨立，可是就是希望有婚姻的關係，結果我那個朋友就和她協議，可以結婚，但是他並不屬於她一個人。我覺得這種坦誠的心態還蠻成熟的，沒有欺騙人。

協議各自可以外遇？對於組內一些相信一對一專屬關係的組員而言，有點不可思議，這個女的為什麼要接受這種安排呢？蓓蓓很平靜的說出自己的看法：

蓓：基本上，妳覺得面對一個對妳說實話的老公比較好？還是一個會瞞著妳做其他事的老公？我認為人都有七情六慾啦！所以如果我事那個朋友的太太，我寧可他誠實的告訴我。要是他跟我說：「我跟你結婚之後不會再去怎麼樣」，這種

信誓旦旦我才覺得噁心。我覺得坦白誠懇的對待，和那種偷偷摸摸的拈花惹草，層次是不一樣的。

談到拈花惹草，組裡的氣氛似乎又回到了前面梅梅說「第四者情結」時的怨氣，大家有點異口同聲的認為，男人在婚姻之外的交情關係都是一樣的可恥。不過，蓓蓓仍然堅持有的「外遇」是可以接受的，因為它們的意義截然不同於「背著老婆亂搞」、「欺騙」、「搶名分」的外遇：

蓓：人不能一概而論，男人會拈花惹草，女人拈花惹草的也不少。但是我知道兩個例子就和這種拈花惹草完全不同層次。

像前面我提到的那兩個經理級的人物，他在婚姻協議之外有很多很多女人喜歡和他在一起，他們之間也都講得很明白，事實上只是 one night 的一夜之歡，不想發生什麼，也好聚好散，大家都不期望什麼，反而沒有得失成敗之心。這種外遇和一般那種偷偷亂搞是不一樣的。

還有一個朋友，她也是和一個已婚男人外遇了八年之久，這個女的根本不想結婚的事情，因為她覺得已經有人比她先佔住了那個男人，所以她也沒辦法，但是她還是喜歡那個男人，所以一直和她在一起，八年了。也沒有要放棄，也沒有不要放棄，她只是覺得她這一生就這樣就好了。

我覺得有的人外遇只是玩一玩，真的拈花惹草一番，但是也有的人真的是很真心的，所以外遇也不是同樣要受到責備的。

蓓蓓的說法在工作坊中很少遭到非議，組員們頗為尊重她千奇百怪的經驗，因為她們在蓓蓓身上看到了一種自己十分想要的灑脫和動力。這次的「多元外遇」理論對那些其實很想有點情慾火花的組員而言，還是很有說服力的，只不過，正如中年的秀秀所言，「大概二十幾歲的女孩子比較開放，可能能夠這樣做吧！」

年齡和時代的差異確實十分明確，這種差異不但存在於中年與年輕組員之間，也存在於組員們所接觸的各種年齡層女人之間。蓓蓓顯然深深明白這個道理，她對秀秀所說得二十幾歲女孩子不少第一手的認識。蓓蓓說：

蓓：我認識那些二十幾歲快三十歲的男人，他們會遇到六十幾年次，就是二十出頭的女孩，而這些男人都有倍受引誘的經驗，而且這些女孩子都很直接。男人們問她：妳不是已經有男朋友了嗎？女孩子們則說：這跟我要跟你在一起有什麼關係？

年輕一代的女孩愈來愈不在乎多試幾個男朋友，拒絕被很快的定下來，這似乎是個趨勢，也顯示女人的自主性有增高的傾向。聽到這個現象，一向保守的秀秀不禁開始替她兩個年近二十的女兒著想：「我回去要跟女兒說可以主動了。」組員們體諒的笑了。秀秀就是因

為太不主動，甚至連人家上前來表示友善都不肯回應，因此才孤寂至此，難怪她特心有所感，希望女兒會比自己少一點包袱。

工作坊中有一個非常一九七〇年次的華華，她這時也加入蓓蓓的觀察，開始描述二十出頭的現代新新女性：

華：其實我在國中時候跟一些同學去MTV、舞廳……

秀：（羨慕的）國中就去舞廳啊！真行耶！

梅：（哀怨的）我都還沒去過舞廳咧！

華：我那時唸女中，可以認識比較帥的男生，我們比較愛玩嘛，就跟男生一起去跳舞。有一次是禮拜天天，因為第二天是星期一，我要唸書，所以就早離開回家了。第二天有兩個同學來學校，很興高采烈的在那邊講，我就過去問她們講什麼，有一個長得小小可愛的就說，那天我走了以後，有一個高帥的男孩出現，她就對他笑，那個男孩就請她跳舞，然後一跳就開始親她，兩人才剛見面認識，就從頭開始親，然後就親到那裡了。

秀：就在跳舞的時候啊？

華：是啊！就在台北的 Kiss Disco 呀！我聽了都覺得不可思議，怎麼會是她呢？她小小，好可愛，那時才幾公分呀！

秀：（又驚訝又羨慕）然後她還把自己的經驗告訴大家？哇！這個女孩也真開放！

華華說得這個例子著實讓組員們咋舌，看來小小乖乖可愛的國中女生已經這麼自在開放，世界確實變化快。不過，有趣的是秀秀這個最放不開的中年女人的反應，她最關心的問題是吞吞吐吐的問：「妳們去認識男孩子，是不是要對人家笑，還是……怎麼去認識男孩子，因為我都不假顏色給人家，不跟人家笑。」看來秀秀一方面是毫無經驗，另一方面則是心癢難耐。華華大概是看穿了這一點，她的回答算是為中年孤寂的秀秀提供一帖安定劑。華華說：

華：像妳這樣也蠻好的，因為我相信色字頭上一把刀。外面的男孩子對我好，我覺得也蠻危險的，如果難的感情下得太深，她想佔有我一個人或是怎麼樣的，就會雞犬不寧，甚至潑硫酸的都聽說過。像我表姊就是個愛情騙子，後來那男的拿刀殺到她家。我們交往男孩子如果不弄清楚就容易造成騷擾，所以我都儘量找學校的同學，不跟不單純的男人在一起。

話才說完，華華就想起來她自己現在這個已婚的男朋友就不是學校同學，而且背景也不清楚，挺不單純的。在組員逼問之下，她同意推翻上面的立論，只是提醒大家小心而已。

工作坊中除了秀秀之外，所有的成員都和已婚男人搞過或正在搞，因此也都有第三者的

經驗，熱愛女人的文文則在同性戀的狀況中做過第三者，她的經驗是這樣的：

文：我以前有一個美國女朋友，一開始我問她有沒有女朋友，她說有，我說太可惜了，妳那麼漂亮當然會有。我想那就算了，後來她卻打電話約我，我想好啊！她很漂亮，做個朋友有什麼關係，那天我們一齊吃飯，然後她就請我去她家睡，我們事先說好不要做愛，就只是睡覺而已。可是沒想到，我們躺在一塊，她就一直引誘我，她不睡覺，一直看著我，我怎麼辦？後來就不管了，我們就做了愛。

從我認識她到我們分手，有三、四個月，也只做了三、四次愛，很少，但是重點不是這個，而是我投入了感情。她認為我應該去跟她女朋友說，我說不要，要說她去說，而且反正她很快會回美國去，又何必講明呢？她女朋友是哈佛的博士。可是她說她很為難，因為她兩個都愛，連她自己都驚訝會這樣。

後來不知怎麼的，她女朋友逼她講，結果我這個女朋友卻說是我引起這段關係的，然後轉來怪我。我那時很難過，這麼好的開始，可以好好結束，即使三個月很短暫，我要的也只是這樣而已。沒想到她會這樣的推卸責任，還怪我。

後來她告訴我，她小時候被同父異母的哥哥強暴過，而她居然說我和我的

交往與她哥哥給她的感覺很像。我那時非常難過，我對她說，她哥哥對她的破壞，她最好處理一下比較好，對她的人際關係會有幫助。

我以為我們倆一直都很投入，沒想到會這樣，不過，我從不後悔去介入人家的什麼，因為我沒有要爭什麼呀！

文文再三強調，即使在同性戀的伴侶之間，像做第三者這種事情，也最好不要攤開。除非要爭什麼長久，才講；要是只是短暫的，又不爭什麼名分的話，根本沒必要說出來，何必自找麻煩呢？

由於組員對第三者的話題都有第一首的經驗，而且傾向於不過度責備這個位置的女人，因此她們對貞操和忠誠這種傳統觀念也有比較高的敏感度，非常明確的了解男人和女人在身體情慾上所遭遇的雙重標準。

文：今天一個男人可以偷偷摸摸去搞女人，甚至在被質問時說，「那有怎麼樣？是她誘拐我的。」他照樣可以對太太大叫大呀。可是如果他太太說同樣的話，說「我沒辦法呀！」甚至說是被強暴的，丈夫就可能要和他離婚，他也可能覺得她很髒，居然和別人搞過。男人就是覺得太太決不可以出軌，只有他自己可以，而且無所謂。

梅：我覺得文文講得有道理，貞操這種東西在目前這個社會，不是我們覺得重要不

重要，而是基本上兩性之間就比較不公平，其實對男女都重要，只是男人可以怎麼樣，但是我們女人就不能。到目前為止，兩性之間這一點最不公平，女的為了小孩，為了先生，什麼都得容忍下來，男的就絕對不能容忍太太怎麼樣，女人太吃虧了。

華：不過如果女人的想法夠獨立的話，就不至於像傳統的女人把男人當作生活中心了，然後就不夠獨立，才會吃虧的啦！

男女在情慾上有雙重標準，這種差別待遇是女人深刻感受的。大部分組員們除了抱怨之外也只能自我克制，或小心從事，並且彼此警惕，以免在這種社會制度下犧牲。不過，女人在性道德雙重標準之下為了自保而發展出來的這種小心翼翼精打細算，也有可能帶出另一種惡果，蓓蓓的豐富人生經驗又提供了一個例子：

蓓：這幾天有一對法國朋友住在我家，我在法國時住他們家，現在他們來台灣玩就住我家，先生是法國人，太太是中國人，當初這個女孩在台灣的時候是個思想非常保守的女孩子，我根本無法跟她談性的問題，但是這次她主動和我談。

她說她先生本來以為中國女人很專情，對性的問題很保守，但是後來她覺得不是。這個法國男人說，中國女人很陰險，都把性當作武器。像他在法國如果遇到一個法國女孩，要約她吃飯或者到他家，他都認為這沒什麼，因為女孩

要是不願意就可以直接拒絕。可是有一次他碰到一個中國女孩，約她吃飯，她答應了，飯後有同意去他家，他覺得這是兩情相悅的事，沒想到這個女孩子利用這個跟他糾纏很久，所以他認為性對於中國女人而言已經變成一種手段，而不是真正在享受。

我自己也覺得中國女人很自私，有時七搞八搞的把自己弄到絕境，其實也沒那麼可憐啦！但是就是想說把自己描繪成可憐的「受害者」，沒有那個魄力為自己做的事情承擔後果。

前面組員曾談過西方男人的情慾優勢，不過，蓓蓓對這個中國女人的描繪似乎也有它的真實性。許多女人在文化調教中學會躲避情慾，否認自己的感受和需求，但是一旦地火被天雷勾動，發生了身體關係之後卻又立刻自我撇清，堅持是對方欺騙了自己的感情，自己只是個無辜的受害者而已，在情慾的事上絕對沒有主動。蓓蓓指出這是一種精打細算，以身體來操作人生，而她也要求女人為自己的情慾負責，不要用受害者的可憐形象來玩討價還價的遊戲。

可是，即使蓓蓓有這種反省，女人們總還是有想不透的時候。連燕燕這種因為婚前性行為而飽受罪惡感壓力的女人，也還是拋不開社會文化根深蒂固地培養在她心底的直覺反應：

燕：我覺得貞操是社會道德給我的包袱啦！男人希望娶到的老婆是第一次的呀！男人會這樣想，那麼女人會相信貞操很重要也是應該的呀！如果我今天結婚但是已經是二手貨，那我老公會怎麼想呢？所以女人看重貞操也是應該的。

燕燕這番話充分的透露著無力感。她明白看得見社會道德強加在女人身上的雙重標準，卻仍然接受這種對待，而且以「二手貨」來稱呼自己，認為老公如果介意或不滿，那是老婆自己做得不對所造成的。面對著燕燕這麼軟弱的認命態度，蓓蓓不禁氣憤上心頭，她的口氣也顯得急迫起來：

蓓：妳說的都不錯，但是，如果那個男人因為你的前段情而心生不滿，妳又為什麼要跟這麼一個會瞧不起妳的男人交往，而且還會要嫁給他呢？他本身也可能是二手貨，妳都從來沒有想過要瞧不起他，他又憑什麼瞧不起妳？我覺得女人最要珍惜的是獨立的思想，如果妳本身瞧不起自己，本身覺得很羞愧，妳又如何要求別人看得起妳呢？追求性享受沒什麼可恥的，蠻快樂的呀！就像吃的好吃的食物一樣，是一種享受。

工作坊中一向平和，這是少見的激情場面，而且是女人為了女人的軟弱而焦灼的心情，不禁使得組員為之動容。大家好像突然看見到了另一扇門、另一種女人的形象：她是強悍的、獨立的、自主的，她也絕不會為男人而屈辱自己，責備自己。

不過，同時也有身一些深層的抗拒浮現。下面是工作坊中最針鋒相對的一段女人對話：

梅：我覺得不像妳想的那麼樂觀。我們社會有很多難的，他離過婚，如果再婚，他可以很容易找到未婚的女人，但是如現在我要再婚的話，我可能很難找到還沒結婚的男人。今天倒不是我自卑或是怎麼，男人就是比我有優越的位置。也不說我們沒有獨立感或瞧不起自己，我們在社會中就是比較難有出路。

蓓：龍君兒離了三次婚，還是找到了男人。

梅：她本來就是比較特殊的人，她現在找的是比他小十幾歲的人嘛！

蓓：這有如何？如果妳今天碰到一個小妳十幾歲的男人，長得又漂亮，妳敢不敢主動去追他呢？

梅：我不會去追他。我的觀念是我不會找一個比我先生年輕的，因為我思想上就無法接受一個比我年輕的人。

蓓：我不是在講年齡的問題，而是在自我定位的問題。一個男人離了婚，他就可以「大膽去追」一個比他小時幾歲的女人兒不覺得不好意思或丟臉。所以妳不能說在這社會上，男人離婚後要找女人很容易，而女人離婚後要找男人不容易。我覺得關鍵是在自我設限的問題，自己先設定了某種特殊條件的男人我才要，別的男人我看都不看，當然會找不到。

梅：我本來就沒興趣交那種年輕漂亮的嘛！我沒有心接受他們。

蓓：所以女人找不到男人，要怪自己。

梅：（賭氣似的）對，找不到男人我寧缺勿濫。

蓓：就是這樣子啊，所以不能說男人比較好找女人或者女人比較難找男人，男女都

一樣，就看妳要不要找而已。

這場唇舌之戰其實頗為真實的呈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和抗爭態度。梅梅意識到社會對男女兩性所施展的情慾雙重標準：離了婚的男人確實比離了婚的女人容易找到填補的對象。在這種評估下，梅梅除了怨嘆不平，除了年復一年的寧缺勿濫之外好像也沒有別的對策，而那個兩性的情慾雙重標準似乎也沒有動搖的可能。

蓓蓓對這個局面的認知就大不相同。她覺得然男人之所以看來比較容易找到填補空位的女人，其中很大一部份的原因是因為女人拒絕「那麼容易」找到的男人；換句話說，當女人設定這個填位的男人一定要有各種優勢的條件，一定要是一個可以「依靠的男人」的時候，她已經切斷了各種的道路，只在一個很狹窄的圈子中與眾多女人爭奪少數「可取」的男人。這也就是為什麼蓓蓓一直強調女人不但要有獨立的能力，更要有獨立的思想，因為唯有女人自主自立，她才不用把生活寄託在一個可依靠的男人身上，她當然也就可以找一個年輕的、弱勢的男人了，反正又不要依靠這個男人。

梅梅並不是不明白這番獨立的道理，而她自己也並非沒有獨立的能力，但是長久在社會文化中的制約早已剝奪了她對年輕男人的興趣。她一開始找伴侶的眼光就不會看他們，情慾也不會為他們波動，她甚至認為找年輕男人是「濫情」，而她「寧缺勿濫」。可是就蓓蓓而言，「寧缺勿濫」然後怨嘆自己怎麼一直在「缺」，這是女人自找罪受。

我們當然沒有忘記蓓蓓一向喜歡年輕的男人。就生態而言，這正好是非常明智的舉動。因為，當她年紀愈來愈大的時候，她可欲求的男人不但不減少，反而會更多——比她小的男人愈來愈多了嘛！相反的，如果像梅梅只求年紀比她大的，那麼她考量的對象人口群只有一年年減少。

女人考量找比自己小個十幾歲的年輕人，女人做女人的愛人，女人堅決要求試婚，女人出牆而擁有不只一個對象，女人做女人男人的第三者，女人在青春之前就開始身體情慾的探索，女人擁有好幾個性伴侶——這些都是我們社會的情慾現實。

如果沒有工作坊，女人可能永遠孤獨的背著這些極其敏感的越軌祕密繼續走下去，但是，說出來了之後，當女人發現別的女人早就在軌道之外行走的時候，突然有種豁然開朗，重擔解除的感覺。原來，我們生活的現實才是社會文化的現實。改造社會、改造文化，就從肯定而且支持這些已經存在但是受到隔離和壓抑的個人現實開始。